

《飞天》，作家的绿洲

▶ 高国镜

曾经听我父母说，五十年代提倡移民的时候，我们一家京西人差点儿成了甘肃人。如果走了那条路，我们家离黄河就近了，离永定河就远了；离敦煌莫高窟近了，离天安门就远了；离百花山远了，离六盘山就近了；离北京猿人遗址远了，离相传的人文始祖伏羲、女娲的诞生地天水就近了。进一步说，那样的话，离那家比我年龄还大的《飞天》杂志就近了。但后来我们家没走那条移民的路，因此，甘肃对我就永远是个遥远的地方了。

说来我和《飞天》的马青山算是有缘分的人。是在十年前的那个秋天，我的好朋友红孩给我打电话，他们鲁院那期高研班学员想到顺义来转转，让我给安排一下。我就求了好几个人，最后求到时任傻大方学校校长的彭沛福头上，这位老弟痛快地答应了。可惜，在我写这篇文章之前的几个月，不足五十岁的彭沛福校长，已经因病离开了人世。彭校长是个热心人，那次活动他安排得不错，都是他一个人掏的银子。那天是我负责去那个大轿子车上接站，那一车小五十个男男女女，都是作家或副主编以上的角色。记得介绍来宾的时候，有一位看似儒雅、秀气、

平易近人、白白净净的书生模样的人站了起来，很年轻的样子，他就是马青山。我很喜欢马青山这个名字，有诗意和阳刚之气。但马青山似乎又不像一匹马，起码不是烈马，不张扬，更不张狂，很文静的样子。我记得那次让作家们题词，他写了一幅字，“霜叶红于二月花”，后来我在电话里说起此事，他说那字不是他写的，那就是我记错了。但马主编真的是个有个性的书法家。我在报刊上和图书上，都看到过他的书法，很是令人爱不释手。

在那次活动中，彭校长安排我们去一个葡萄园里摘葡萄，大伙儿都摘了一串又一串紫色的红色的黑色的白色的绿色的葡萄，马主编自然也摘了葡萄。后来就去吃饭。记得马主编的酒量还是不小的，脸喝得红太阳似的，让秋日更多了一份暖意。后来又去焦庄户地道战参观，他从这边的地地道进去，又从那边的地地道出来，那风度还有点儿像个文静的八路军呢。在顺义的时间很短，后来我就把他们送上车走了。他们来了也就来了，那天我没和任何一个人要地址；他们走了也就走了，后来我也没和任何一个人联系。

是在不少年后，有一位好心的编辑给我打电话，说是你有稿子可以给《飞天》的马青山寄过去。后来我先是订阅了他们的刊物，再后来就给马青山寄了五回稿子。没有任何回音，我就不寄了。

是前年的事，大前年，我妻子不知想起什么来，把我刚写完的一篇小说，居然同时寄给了两家刊物。她的意思是，反正大多稿子也是石沉大海，就一稿多投吧，东方不亮西方亮。不料，时隔不久，我接到了《飞天》杂志编辑的一条短信，让我把那篇小说的电子版发到他们的诗歌邮箱里，还说让把个人照片和简介也发给他们。而就在那天下午，我又接到《天津文学》编辑的一个电话，也是说让我把那篇小说的电子版发给他们，他们要用。这很让我为难，也很让我高兴。一篇小说两家刊物都采用了，看来这小说不错。到底给哪发呢？后来一想毕竟和马青山主编有过一面之交，也打过电话，而《天津文学》的张映勤主编，是实实在在没有见过面的，也没听到过他的声音。于是就把电子版发给了《飞天》，向《天津文学》作了解释，说是以后有稿子再给他们吧。这么着，那篇叫《麻梨烟袋杨春来》的短篇小说就飞到《飞天》上去了。

我捧着样刊，在路灯下看了很久，回家又看了很久。我的作品下面有我的一张照片，是在越南和广西交界的那一道大瀑布前照的，多少还有点儿帅气的样子，穿着白衬衫，胳膊上搭着红西服，背景是垂流直下不到三千尺的瀑布。说来，我以前也没少发所谓的作品，但有人说我和报屁股太亲，总是爱发一些短平快的东西，似乎今天写出来，明天就发表了才合适哪。我仅在《北京晚报》、《京郊日报》就发表过四五百篇诗文。而真正发中短篇小说，却是不多的。应该说，在《飞天》发的那篇小说，对我来说也算是可圈可点的小说了。这篇小说是我以一个老光棍为原型写的。当年他狂热地挖麻梨烟袋，且

终生未婚。后来马主编在电话里透露，说是这小说写得确实不错。我不得不佩服马主编的眼光。同时我也不得不佩服《天津文学》张映勤主编的眼光。他们同时都看上了这篇小说，可见他们都是独具慧眼的；如果埋怨编辑有眼无珠，那可就很不应该了。但我又想，即便小说写得好，也见好就收吧，就别再给马主编稿子了。毕竟人家是一家有影响的老字号期刊，想在那上边发稿子的人，想往《飞天》上“飞”的人，肯定不少。所以我就不好意思再给他们稿子了。

而前年的六月份，我意外地又接到了他们杂志社一位编辑、也是一位很有名的女作家赵剑云的电话，说是让我把《花为谁开一米路》的电子版发过去。我有点半信半疑，我说我没有给他们投过这篇稿子呀！我还多余地给马主编打了个电话，问是怎么回事。马主编回答说，稿子是一位文友推荐过去的，他们看着不错，八期就要用。这着实又让我高兴了一阵子。赶紧吩咐儿子，把照片和作者简介发过去。赵剑云这位女编辑还真是挺认真的样子，对我发过去的照片不大满意，说是最好再发一张，后来就又发了一张。她也许还不太满意，但后来也就凑合了。这张照片是我在广西北海开冰心散文奖颁奖会的时候，拿着一个话筒直眉瞪眼发言时别人给抓拍的，带点儿傻气，但这傻气的照片很快就登在《飞天》上，人模狗样地与读者见面了。《花为谁开一米路》也是一个短篇小说，发表后也有不少人说写得不错，挺有意思的。这回我真是想就此打住，不想再麻烦马主编给我发小说了。可没想到的是，今年的早春二月，我又接到了马主编亲自发来的一条短信：把《鸽子伴随仕途》的电子版发过来。

怎么，我又要再在《飞天》发小说了？在羊年的春节前，这自然是难得的一条喜讯。于是又有劳儿子，挑了一张照片，发了过去。我之所以几次提到照片的事儿，是觉得这年头

文学不景气，作家想出个名儿、露个脸儿，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再好的文字，想让读者如饥似渴地读下去，像低头读手机那样，也是很难的。如果在文章前面配发一张照片，那对作者的知名度，就提高了不少；怕费眼读小说的读者，也许会与那照片有那么几瞬间的相看两不厌的时光。所以我对作品配发照片，还是挺感兴趣的。这次发去的照片，是在云南石林拍的，算得上全身像，西服革履的，不协调的是，西服下面是一双休闲鞋，但那张照片，有人看了还说是挺俊气挺神气的，顶天立地的，够精神。这样一张照片，让那么多人看到了，我不从心里感谢《飞天》杂志，我感谢谁呀？

《飞天》，真正是一本大气大度的杂志啊。三五年之内给我发了三篇小说，且这后一篇是一部三万多字的中篇小说。发出来的

题目叫《徘徊的鸽子》。应该说，这是一部写官场或是带点反腐的小说。根据我以前投稿的经验，我的心里也还是有所平衡的，感觉马主编不是那号照顾稿子的人、照顾关系的人，因为我和他也没什么关系，虽说原来有一面之交，可并没有说几句话。我这人一直就不大善于交际，也不会强人所难，所以说，这篇稿子能够发表出来，肯定也还是他们看上了，如果看不上，他们肯定是会大笔一挥，把稿子砍掉的。

一不留神，有可能我的文章又要上《飞天》了。但愿《飞天》继续伴随着我，在文学的路上飞得更高更远。《飞天》不在空中，而在地上，《飞天》是怀揣着作家梦的作者的一片绿洲，一个平台。想起它，我的心中总会泛起一些温情和美好。

(上接 104 页)

于可以面对你了。后来，后来，他在许多的后来中抽丝剥茧般地寻找各种信息，终于还原了他从知青点出走之后的那一场寒风里的惨烈。俊俊，这个刚烈的女子，她用割裂青春的歌声把自己送上了生命的高度。末然和所有的人一样，永远不会知道，为情而死的沈俊俊带着一个未知的生命走向了永远的远方。人间的辜负和被辜负，演绎了一场残酷的报应，末然在报应的轮回中看见并且深信了因果。

上海一所大学的系主任张朝阳在自己办公室的电脑上查阅资料，从窗口弹出一张页面：“中国著名音乐人、古琴家末然先生于农历四月初八日即释迦牟尼佛圣诞当天在飞霞寺正式剃度出家。”上面附着末然先生

的照片。

照片上的人似曾相识，极少看新闻的张朝阳用鼠标按了点击。上面寥寥数语，并无末然先生的简历。只称他的古筝水平已达出神入化之境，其代表作为《麻林之殇》。那照片，隐约的忧伤藏于眉间，使张朝阳的疑虑如屋檐下的冰柱，在春风里点点消解。张朝阳突然很后悔自己多年来不曾费心打问陈佳的下落，不曾回到家乡组织一场知青聚会。这次，他把查阅资料的任务给扔到一边去了。从音乐库里，他下载了那首著名的曲子，跟着末然先生的旋律，走向山高水长的北方，走向那一片青青的麻林。

责任编辑 子 精